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第　一　章

午夜。最后一辆有轨电车早已拖着破旧的车身回厂了。淡淡的月光洒在窗台上、床罩上，房间的其他地方也被映得若明若暗。屋角的一张桌子上，台灯罩下射出一片灯光。

丽达低着头在厚厚的日记本上写日记。

尖尖的铅笔迅速移动着：

5 月 24 日

我想把自己的一些感想再记下来。又是一块空白。一个半月过去了，仍然只字未写。这块空白只好让它留着了。

哪有时间写日记呢？现在夜深人静，我才开始动笔。我没有一点睡意。谢加尔同志要去中央工作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家都很难过。谢加尔是个非常好的同志。现在我才明白，他和大家的友谊是多么宝贵。当然，谢加尔一走，辩证唯物论学习小组就会散掉。昨天大家在他那儿呆到深夜，检查我们“辅导对象”的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来了，还有令人讨厌的登记调配部部长图夫塔。我真受不了这个人的自以为是，无所不能。谢加尔看上去兴高采烈的样子。他的学生柯察金对党史知识掌握得很好，把图夫塔搞得十分难堪。是的，两个月的功夫没有白费。既然获得了这

样好的成绩，花费点精力也就值得。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为什么会调动，我不清楚。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来继续替我教下去吧，”他说，“别半途而废。丽达，不论是您还是他，相互都有可学习的地方。这个青年人还没有完全克服自由性。他热情奔放，但感情用事，冲动起来就会走弯路。根据我对您的了解，丽达，您会成为他最合适的辅导员。祝您成功。别忘了给我往莫斯科写信。”谢加尔临别时这样对我说。

中央新派来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我在部队时就认识他。

明天德米特里就要把柯察金带来了。我想描写一下德米特里·杜巴瓦。他中等个子，强壮有力，肌肉发达，1918 年入团，1920 年入党，由于参加了“工人反对派”而被清除出团省委，像他这种情况的还有另外两个人。辅导他学习可真不容易。每天他都会打乱学习计划，提许多与学习内容无关的问题。他和我的另一个女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经常抬杠。就在第一天晚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奥莉加一番，说：

“老太婆，你的制服可不配套，还需要一条皮马裤、马刺、一顶布琼尼军帽和军刀，要不就回不了家。”

奥莉加毫不示弱，我只好从中调解。德米特里好像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这些。睡觉吧。

酷热的大地显得懒洋洋的。车站天桥上的铁栏杆晒得发烫。被晒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的人们爬上了天桥。这些人不是旅客，多半来自铁路工人区。

保尔从天桥高处的台阶上看到了比他早到车站的丽达，正在向从天桥上下来的人群张望。

保尔在离丽达两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她没有发现他。保尔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仔细地观察她。丽达上穿条子衬衫，下穿普通的蓝布短裙，柔软的皮上衣搭在肩上，蓬松的秀发衬托着晒黑了的脸蛋。她站在那儿，头微微向后仰着，眼睛被强烈的阳光照得眯了起来。保尔第一次用这样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这位朋友兼老师，第一次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丽达不仅仅是一个团省委委员，而且也是……当他一察觉自己有某种“恶”念时，立即自责起来。他赶紧走上前去打招呼：

“我已经站在这里整整一个小时了，可你却没有看见我。我们走吧，列车已经到了。”

他俩穿过公务人员通道向站台走去。

昨天团省委指定丽达作为代表去参加县共青团代表大会，派柯察金当她的助手。今天他们必须乘车出发，可现在乘车可不是件轻松的事。仅存的几趟火车的发车时间由全权负责乘车事宜的五人交通管制委员会控制着，没有他们签发的通行证，任何人无权进站。所有进出口都由这个委员会的纠察小队把守。挤得满满的列车顶多只能载走十分之一急于想走的人，谁也不愿留下，因为发车机会太少，一等就是几天。于是，数千人都想冲过通道口，试图挤进那无法靠近的绿色车厢。那些日子里，车站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有时还发生争吵和斗殴事件。

保尔和丽达挤来挤去，根本就进不了站台。

保尔熟悉车站所有的进出通道，于是，领着丽达从行李房穿了过去。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挤到了四号车厢跟前。车门前密密麻麻地围着一堆人。一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热得满头大汗，挡在车门前面，反反复复地说：

“告诉你们，车厢已经挤满了人。上头有令，车厢的连接板和车顶上不准站人。”

怒气冲冲的人群朝他使劲挤过去，把交通管制委员会发的四

号车厢的乘车证塞到他的鼻子底下。每节车厢的门前都是这样拥挤不堪，人们恶狠狠地挤着，咒骂着，叫喊着。保尔琢磨着，按照常规办事是上不了这趟车的，但是他们又非走不可，否则就参加不成代表大会。

他把丽达叫到一边，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了她：他先挤进车厢，然后打开窗户，再把丽达从窗口拉进去。只能这样，别无选择。

“把你的皮上衣给我，它比任何证件都起作用。”

保尔拿过她的皮上衣，穿在身上，又把她的左轮手枪插在皮上衣的口袋里，故意让系着枪穗的枪柄露在外面。他把装了食品的袋子放在丽达的脚边，推开前面的乘客，一把抓住了车门的扶手。

“喂，同志，上哪儿去？”

保尔回头看了看那个矮矮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军区特勤部的。现在要检查一下你们这节车上的人是不是都有交通管制委员会发的乘车证。”

肃反工作人员看了看他的口袋，用袖口擦去额上的汗水，不置可否地说：

“好吧，只要你挤得进去，你就查吧！”

保尔用手和肩，有时还用拳头连推带撞往里挤，他伸手抓住上铺的底板，吊起身子，从别人的肩膀上荡过去，随之招来一片咒骂声，但总算挤到了车厢的中间。

“你这鬼东西往哪儿挤？这个该死的！”

保尔从上面下来时，一脚踩在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她就冲着他骂开了。这个女人看上去有两百多斤，肥大的身躯挤在下铺的边上，两腿中间还放着一只油桶。各种各样的铁桶、箱子、大袋小筐塞满了所有的铺位。车厢里闷得透不过气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保尔没有理睬这个女人的咒骂，而是问她：

“女公民，您的乘车证呢？”

“什么鬼证？”那个女人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查员发火了。

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从上铺探出头来，用鸭公嗓子嚷道：

“瓦西卡，哪来的这个家伙？给他点厉害看看！”

保尔头顶上方立即有人应声，看来，他就是瓦西卡。这家伙看上去非常结实，胸脯上长满了毛，一双牛眼瞪着柯察金。

“你干吗缠住女人不放？你要什么票？”

旁边的铺上晃荡着八条腿。这几个人互相搂着坐在上面，起劲地嗑瓜子。看来他们是一帮经常往返于铁路之间的投机商。保尔心想，没有时间跟他们纠缠，应该先把丽达接上车来。

“这是谁的箱子？”他指着车窗旁边的一只木箱，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

“喏，就是那个女人的。”铁路工人指着一个穿着咖啡色长统袜的女人的两条粗腿说。

必须把车窗打开，可那个木箱碍事，又没地方可放。保尔一把抱起木箱，把它交给坐在上铺上的那个女人。

“女公民，请您拿一下，我要开窗子。”

“你干吗乱动别人的东西？”他刚把木箱放到她的膝盖上，这个塌鼻子的女人就尖叫起来。

“莫季卡，这是个什么人要在这儿闹事？”她向邻座求援。那个人坐在上面顺势用穿着凉鞋的脚在保尔的背上狠踢了一下。

“喂，你这只癞皮狗！乘我还没有在你身上戳个窟窿，快滚吧！”

保尔强忍着，没说什么。他咬紧嘴唇，使劲打开了车窗。

“同志，请你稍微挪一挪。”保尔向那个铁路老工人请求说。

随后，他又把一个桶推开，腾出地方，站到了车窗跟前。丽达正等在车厢外边。她赶紧将旅行包递过来。保尔把包扔在那个

两腿中间夹个油桶的女人的膝盖上，探出身子，抓住丽达的手，把她拉了进去。一个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发现了这个违纪行为，但还没有来得及制止，丽达已经爬进了车厢。那个反应迟钝的红军战士只好骂了几声，走开了。丽达一进车厢，那帮投机商贩立即大声起哄，弄得丽达很不好意思。她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抓住上铺的扶手，勉强站在下铺的边缘上。四周立即响起一片谩骂声。上铺的一个破锣嗓子骂道：

“这个混蛋，自己钻进来不算，还拖来个小娘儿们！”

上面又有人尖声尖气地叫道：

“莫季卡，对准他的鼻梁给他一拳！”

塌鼻子女人也想趁机把木箱子压在柯察金的头上。周围一副副的流氓面孔充满了敌意。保尔真后悔把丽达带到这儿来。但是，总得先找个地方给丽达坐。

“公民，把你的袋子从过道上拿走，让这位女同志坐下来。”他对莫季卡说道，对方却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气得保尔勃然大怒，右眉上面的伤疤一阵阵刺痛。

“下流坯，你等着，我回头再来跟你算账，你跑不了的！”他刚说完，头又被上面的人踢了一脚。

“瓦西卡，再教训教训他！”四周有人还在起哄。

保尔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了。和以往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动作就会变得迅猛异常。

“怎么，你们这些投机商，居然想欺负人？”保尔双手猛力一撑，像弹簧似地跳到了上铺，对准莫季卡那张厚颜无耻的脸狠狠打了一拳。这拳头可真来劲，那家伙一下子跌下去，压在过道上的人的头上。

“统统滚下来，你们这帮混蛋，要不我要你们的狗命的！”柯察金用手枪对着那四个人的脸晃来晃去，怒气冲冲地大声喝道。

事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丽达密切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要

是有谁敢动一下保尔，她就马上开枪。上铺很快腾空了。那个贼头贼脑的家伙也赶忙溜到邻近的铺位上去了。

保尔安排丽达在空位子上坐下，低声对她说：

“你在这儿坐着，我去找他们算账！”

丽达拦住他说：

“你真想去打架？”

“不是去打架，我马上回来。”他安慰她说。

保尔又打开车窗，跳到站台上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到了县交通运输肃反委员会，找到了老首长布尔迈斯特。布尔迈斯特是拉脱维亚人，听了他的汇报之后，下令让四号车厢里的旅客全部下车，重新检查证件。

“我早说过，每次都是这样，旅客还没有上车，车里就已经挤满了这些投机倒把的人。”布尔迈斯特不满地嘟哝着。

由十个肃反工作人员组成的小队对整个车厢进行了彻底的大检查。保尔按老习惯，帮着一起检查了列车。他离开肃反委员会以后，和那里的朋友们仍然有联系，而且在他当共青团书记期间，还派了不少优秀团员去县交通运输肃反委员会工作。检查完毕，保尔回到丽达那儿。现在车上已换了一批新的旅客——因公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在车厢的顶端的角落里留了一个铺位给丽达，旁边堆满了成捆成捆的报纸。

“咱俩凑合挤着坐吧。”丽达说。

列车开动了。

窗外掠过那个胖女人的身影，她正坐在一大堆口袋上，只听她喊道：

“曼卡，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挤在一个狭小的铺位上，一堆堆报纸把他们同邻座隔开。他们嘴里已塞满了面包和苹果，但还在开心地谈论刚才

那段令人不太愉快的插曲。

列车行驶缓慢。由于超载和长期没有检修，车身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每到铁轨的接头处，就会震动摇晃起来。暮色降临，车厢里暗下来了。紧接着，夜幕遮住了敞开的窗子，车内漆黑一片。

丽达累坏了，她将头靠在包上，打起盹来。保尔垂着腿，坐在床边上抽烟。他也十分疲乏，但没有地方可以躺下。清新凉爽的夜风从窗外吹进来。车身突然一震，丽达醒了，她看见保尔烟头上的火光，心想："他会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显然他不好意思靠近我，怕我难为情。"

"柯察金同志！请您把资产阶级的那套丢掉，躺下休息吧！"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在她身旁躺下，舒坦地伸直开了已经发麻的双腿。

"明天我们还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做。睡吧，你这个爱打架的家伙。"她坦然地用胳膊搂住她的朋友，保尔感觉到她的头发轻轻地划着他的脸颊。

在保尔看来，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与同志，又是他的政治指导员，还是他政治上的引路人，然而她毕竟还是个女人。他在天桥附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的拥抱使他十分冲动。保尔感觉到她深沉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就在近旁。距离使他产生了一种想要找到她的嘴唇的不可克制的愿望。然而，他还是以坚强的意志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丽达好像猜到了他的感觉，在黑暗中微微一笑。她已经历过爱情的欢乐和失去爱人的痛苦。她曾经将她的爱情先后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可是白卫军的子弹把他们两人都从她身旁夺走了：一个是伟岸坚毅的旅长，另一个是长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的轧轧声很快将保尔带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他被机

车的吼叫声惊醒。

近来，丽达总是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在难得打开的日记本里又增添了短短的几篇。

8月11日

省代表大会已经结束。阿基姆、米海伊洛和其他人都到哈尔科夫参加全乌克兰的代表大会去了。日常事务全落在我的肩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会议的通知。自从杜巴瓦担任佩切拉团区委书记之后，晚上就不再来参加学习了。他的工作很忙。保尔还想上课，但不是我没有时间，就是他到外地出差。由于铁路上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们那里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扎尔基昨天来过，对我们挖走他的人很不满意，他说，他那儿也是人才奇缺。

8月23日

今天我经过走廊时，看到潘克拉托夫、柯察金和一个陌生人站在事务管理处门口。我走过去，听见保尔在说：

“那几个家伙都是这路货色，统统毙了都不可惜。他们说：‘你们无权干涉我们的事情，有铁路林业委员会在这里作主，不用共青团来操心！’瞧他们那副鬼样……那儿可真是窝藏寄生虫的好地方！”接着我就听到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潘克拉托夫一看见我，马上推了推保尔。保尔转过身来，看见是我，脸都吓白了。他不敢正眼看我，拔腿就走。这下子他会很长时间不到我这儿来了。他知道，我是不会原谅任何骂人者的。

8月27日

今天开了一次内部会议。局势日益复杂。暂时我还不能把全部情况记下来，因为不准许。阿基姆从县里回来了，脸色阴沉。昨天在捷捷列夫站附近，一列运粮的专车又被人搞翻了。看来，我今后没时间记日记了，记的也只是些支零破碎的东西。我在等柯察金来。我见过他。他和扎尔基正在组织五人公社。

一天，保尔在厂里接到丽达打来的电话。她告诉他，今晚她有空，让他接着去学上一次没有学完的课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傍晚，保尔来到大学环行路上那幢房子的门口，抬头望了望，丽达的窗子里亮着灯光。他顺着楼梯朝上跑去，像平常那样，用拳头敲了敲门，没等里面回答，就走了进去。

丽达的床向来男同志连坐一坐都是不允许的，此刻却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子。手枪、行李袋和带星的军帽放在桌上。丽达坐在他的身旁，紧紧地搂着他。他们正兴致勃勃地谈着什么……丽达笑容满面地转过脸来。

那个军人松开丽达的拥抱，站起身来。

丽达一面和保尔打着招呼，一面说：“来，认识一下，这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军人紧紧地握着保尔的手，大大方方地作了自我介绍。

“他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丽达笑着说。

柯察金冷淡地和他握了握手。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像火花似地从眼睛里闪出。他已清楚地看到，达维德袖子上缀着由四个方块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达刚要说什么，被柯察金打断了。

“我顺便跑来告诉你，今天我要去码头卸木柴。你别等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了……你恰好又有客人。我走了，大伙儿还在楼下等我呢。”

保尔突然闯进来，又忽地消失在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楼下奔去。楼下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一切又归于寂静。

“他今天大约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丽达看着达维德困惑的目光，含含糊糊地说。

……下面，就在天桥底下，一台机车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喷出一串金色的火星。点点金星汇聚成圆圈向上飞舞，消失在烟雾之中。

保尔靠在天桥的栏杆上，眯起眼睛，凝视着道岔上各种颜色的信号灯：

“柯察金同志，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发现丽达有丈夫，你就那么痛苦呢？难道她曾经说过她没有丈夫吗？即便说过，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这事突然使你这么痛苦呢？亲爱的同志，你不是历来认为，除了思想方面的友谊，你俩之间再没有别的什么了吗？……你怎么可以忽略这一点呢？嗯？”他嘲讽着自己。“再说，要是这个人不是她的丈夫呢？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可能是哥哥，也可能是叔叔……如果真是这样，那你这家伙就干了件蠢事了。看来，你和其他男人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不是她的哥哥，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假如真是她的哥哥或者叔叔，那你又怎么向她解释呢？得了，你没脸上她那儿去了。”

汽笛的鸣叫打断了他的思路。

“时候不早了，该回家了，别再胡思乱想了！”

在索洛缅卡（这是铁路工人区的名称）有五个人组织了一个小公社，他们是扎尔基、保尔、浅黄头发的捷克人克拉维切克、一向性格开朗的机务段的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还有铁路局肃反委员会的代表斯乔帕·阿尔秋欣，不久前他还是修理厂的锅炉工。

他们搞到了一间屋子。一连三天，他们下班后就去油漆、粉刷、擦洗。他们提着木桶来回奔跑，忙上忙下，邻居们还以为是哪儿着火了呢。他们做了床架，又从公园里拾来许多枫叶，装在麻袋里当床垫。第四天，房间整理完毕，雪白的墙壁上还挂了彼得罗夫斯基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图。

两扇窗户之间做了个搁架，上面摆了一堆书。两只箱子钉上纸板当凳子，另一只大些的当柜子。房正中间放了一张巨大的、已经拆下呢面的旧球台，这是从公用事业管理局扛来的。这张球台白天当书桌，晚上便是克拉维切克的床。大家把自己的东西都搬来了。细心的克拉维切克把公社里的全部资产列了一张清单，并准备把清单钉在墙上，但遭到大伙的一致反对，只得作罢。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公共的。工资、口粮以及偶尔收到的包裹也都均分为五份。只有武器是各自的私人财产。全体公社社员一致决定：公社成员只要违反公有制的规定，欺骗本社社员者，一律开除。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坚持附上：并立即逐出此室。

全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都出席了公社的成立仪式。他们从隔壁院子里借来一个很大的茶炊，把储存的全部糖精都用来沏了茶。喝完茶，大家齐声高唱：

泪水遍洒，大地苍茫，
我们的一生，艰辛凄凉，
但那一天总会来到……

烟厂的塔莉亚担任指挥，她的红头巾斜扎在一边，长着一双淘气的眼睛。从来没有人敢凑近去仔细端详这双眼睛。塔莉亚·拉吉娜的笑声颇有感染力，这个十八岁的烟厂女工正用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目光放眼人生。她的手一挥，领唱的歌声就像号角一样响了起来：

唱吧，让我们的歌声传向四方，
让我们的旗帜在全球飘扬，
高高飘扬，灿烂辉煌，
让我们的青春热血，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

此起彼伏的谈笑声惊醒了沉睡的大街小巷，直到深夜，大家才散去。

扎尔基伸手去接电话。

“轻一点，同志们，什么也听不见！”他朝挤在书记办公室的共青团员们喊道。

谈话声立刻压低了一些。

“喂，哪一位？啊，是您呀！是的，是的，马上开会。会议内容吗？还是那件事——搬运码头上的木柴。什么？没有，哪儿也没有派他去。在这儿。要叫他吗？好的。”

扎尔基向柯察金招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他把话筒递给保尔。

“我还以为你不在呢。今晚我刚好有空。你来吧！我哥哥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我，我和他有两年没见面了。”

果然是她哥哥！

下面的话保尔根本就没听进去。他想起了那个夜晚和那天夜里他在天桥上所作的决定。是的，今天晚上应当上她那儿去，把他们之间的瓜葛斩断。爱情给人带来太多困扰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话筒里传来丽达的声音。

“你怎么了，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吗？”

“不，不，我听着呢。好的，开完常委会我就来。”

他把电话挂了。

保尔直直地盯着丽达的眼睛，手紧紧按住橡木桌子的边沿说：

“我大概以后再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了。”

说完这句话，只见丽达浓密的睫毛向上一抖，手中那支书写的铅笔也停了下来，静静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

“为什么？”

“越来越难挤出时间了。你也知道，我们目前的日子过得很紧张。真可惜，只好把学习的事先搁一搁……”

他琢磨了一下自己说的话，发觉最后那句说得不干脆。

“干吗支支吾吾的？这就是说你没有勇气把话说出来！”

保尔想着，随后坚定地接着说：

“此外，我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东西，我不太懂。过去跟谢加尔同志学习的时候，我全能记住，而跟你在一起，就怎么都不行。每次从你这儿出去，我还得上托卡列夫那儿去补课，把学的东西弄个明白。我的脑袋瓜儿不灵。你应当另外找一个脑子好使的学生。”

他躲避着她那专注的目光。

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退路，他又固执地说：

“因此，我们俩都不必再浪费时间了。”

他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用脚将椅子推开，看了看丽达低着的头和在灯光下变得苍白的脸。他戴上帽子，说：

“好吧，丽达同志，再见了。真不该这么长时间没有向你讲明。本该早就告诉你的，是我不好。”

丽达机械地伸出手来，保尔突然变得如此冷漠，她真是百思不解，只有对他说：

“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不能令你满意，又不能让你理解，

那么出现今天这个结果，只能怪我自己了。”

保尔挪着沉重的脚步，悄无声息地将门掩上。走到大门口，他停住了脚步——现在回去对她说清楚还来得及……但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让她当面奚落一番，然后再回到这大门口来吗？不！

车站铁路的尽头，破损的车厢和废弃的机车越堆越多。木柴场空荡荡的，只有寒风卷着锯木屑四处飞舞。

奥尔利克匪帮像猛兽一样经常在城市周围、林中小道和幽深的山谷里乱窜。白天，他们隐藏在近郊的村庄和林中的大养蜂场里，夜间肆无忌惮地爬上铁路，伸出魔爪破坏铁轨，干完罪恶勾当以后，再爬回自己的巢穴。

因此，列车经常出轨，车厢摔得粉碎，睡梦中的乘客被碾成肉饼，宝贵的粮食同鲜血、泥土搅和在一起。

匪徒还经常洗劫宁静的乡镇。到处鸡飞狗跳，枪声不断。乡苏维埃白房子附近的一阵对射，像踩断了的干枯树枝，劈劈啪啪响个不停。匪徒们骑着高头大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乱杀无辜。他们把军刀挥得呼呼直响，砍人就像劈柴一样，毫不留情。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很少开枪。

匪徒们神出鬼没，出手迅速。他们的耳目遍及各区。在神父的院子里，在建造讲究的富农住宅里，一双双眼睛紧紧地监视着乡苏维埃的白房子，一条条无形的线一直通往密林深处，源源不断地向那里供应子弹、新鲜猪肉、一瓶瓶淡蓝色的原汁酒。各种情报也悄悄地先传递给大小头目，然后通过极其复杂的联络网，传到奥尔利克那里。

这群匪帮总共只有两三百人，但个个都是亡命之徒。红军一直都没能把他们捕获。他们经常化整为零，在两三个县内同时活动。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不大可能的。这些人夜里是匪徒，白天

却像安分的庄稼汉，在自己的院子内慢慢腾腾地干活，时而喂喂马，时而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在大门口一边吸烟袋，一边注视着过往的红军骑兵巡逻队。

亚历山大·普济列夫斯基带领团队马不停蹄地在三个县之间来回奔波，顽强地追捕这些匪徒，有时也能抓住匪徒的狐狸尾巴。

一个月后，奥尔利克从两个县里撤走了他的部下。他们的活动范围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了。

城里的生活一如既往。五个集市上喧闹依旧。来集市的人只有两种愿望：一是漫天要价，一是大肆杀价。形形色色的骗子都在这儿大显神通。很多眼尖手快的人像跳蚤一样在市场上跳来窜去，他们的眼睛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良知。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垃圾堆，聚集着全城的奸商，一心想哄骗坑害那些初出道者。成群结队扛着口袋的人从班次极少的火车车厢内出来，全都涌向集市。

晚上，集市上空无一人。白天生意兴隆的小巷里只留下一排排黑洞洞的货架和摊位，显得冷清清、阴森森的。

夜里，胆再大的人也不敢冒险潜入这死气沉沉的街区，每个亭子后面似乎都杀机四伏。夜里常常突然响起枪声，仿佛用捶子敲了一下铁板，一个人立刻就会倒在血泊之中。等到在附近站岗的民警集合后赶来（他们从来不单独行动），除了一具蜷缩的尸体之外，已经什么人也找不到了，凶手早已逃之夭夭。市场附近的居民从梦中惊醒，提心吊胆，彻夜不得安宁。集市对面有座“猎户星座”电影院，那里的街道上倒是灯火通明，人流如潮。

电影院里，放映机咔咔地响着。银幕上争风吃醋的情敌在决斗。片子一断，观众们就尖声怪叫。看来，市中心和城郊的生活倒没有什么异常，就连革命政权的中枢机构——省委员会内也是

需要正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